

委婉情态语气副词的句法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

李韵*，王川**

<目次>

1. 引言
2. 委婉情态语气副词的界定
3. 委婉情态语气副词的次类
4. 句法特征考察
5. 小结

1. 引言

语气副词是副词中较为特殊的一类，它在语法意义和语法形式上与其他副词有着较大的区别：第一，由于表达的是说话人对命题¹⁾的主观判断和态度，所以语义空灵，不易把握；第二，句法分布灵活，语气副词不像其他副词一样总是位于谓语动词前，它既可以独用，又可以用于句首、句中和句末；第三，语气副词属于语用成分，具有很强的语用功能。鉴于此，语气副词不仅是现代汉语本体研究的难点，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难点。

语言是人们用来传递信息和表达思想的工具。因此，一个句子中包含说话人所要传递的客观信息和说话人对这一信息的主观判断和态度。那么，说话人在不加入任何主观态度的前提下向听话人提供的客观信息部分通常被称为“命题”部分（propositio

* 四川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 教授

** 四川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 教授

1) 命题是指句子的客观信息部分。

n)，而表现说话人的某种态度或者某种判断的部分通常被称为“情态”（modality）。由此可见，任何一个句子都是由命题和情态所构成的，命题是一个客观存在，情态是一个主观存在。命题提供一个客观的信息，情态则表示说话人对命题的判断和态度。因此命题不能单独构成句子，任何一个句子中都会有情态的存在。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很多中高级水平的留学生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传递一个客观命题，但是在表达情态方面却总是存在缺陷。这种缺陷常常影响留学生的交际，甚至使其汉语习得产生“化石化”²⁾现象。

《现代汉语八百词》³⁾在解释一些语气副词的时候，常常注明：“表示委婉”，例如：

也许	语气委婉，说话人有商量的意思。
未必	委婉地表示否定义。
未免	表示不以为然，意在否定，但语气比较委婉。

那么这里的“委婉”指的是什么？哪些语气副词可以表示“委婉”？这些副词所表示的“委婉”有没有区别？这些区别在句法层面有没有表现？我们认为，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帮助留学生正确使用委婉情态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2. 委婉情态语气副词的界定

汉语“语气”一词对应英语中的两个术语：“mood”和“modality”，而后者也常常被译为“情态”。西方语言学界对“mood”和“modality”有着比较严格的区分。Lyons（1977）的《语义学》对“情态”和“语气”的看法很具有代表性而且影响深远。“Lyons对情态的多种定义进行了例析。这些定义包括：（1）情态是句中的命题以外的成分

2) “化石化”现象：指二语习得中出现语言习得停滞不前的现象。

3) 参见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或修饰命题的成分(2)情态是说话人的主观态度和观点的语法化或语句中的那些主观性特征;(3)情态是指语句中的非事实性(non-factuality)成分;(4)情态是说话人对句子所表达的命题或命题所描写的情景的观点或态度。……他认为情态是说话人对命题的观点和态度,是命题以外的部分,而语气则是情态的语法化。”⁴⁾ Bybee和Fleischman(1995: 2)则认为:“语气指的是动词的形式上语法化了的范畴,该范畴具有情态功能。语气通过曲折变化,通常是通过一组有区别特征的动词变形来表达,……这种语气范畴的数量和它们标示的语义特征在不同的语言中有所不同。而情态则是一个语义范畴,指的是语言表达的语义成分。它包含了范围很广的存在细微差别的语义,如祈愿(jussive)、意愿(desiderative)、……这些情态范畴的共同点是在一个语句表达的命题最中性的语义值(即事实(factual)与陈述(declarative))上附加上补充(supplement)或覆盖(overly)意义。”

可见总的来说,西方语言学家们所谓的“情态”是一个语义范畴,是说话人对所说命题的态度或看法。据此,我们认为情态是语气副词的表义功能。辞书中所谓“委婉”就是指一种情态。“委婉”在《现代汉语词典》⁵⁾中的解释是:“(言辞、声音)婉转”。我们所谓的“委婉情态”包括两个部分,即说话人对命题的判断和态度。“估测”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是:“估计,预测”。“估计”是根据某些情况,对事物的性质、数量、变化等做大概的推断,而“预测”是“预先推测或测定”。那么“估测”指的是说话人对命题的判断。我们“估测”某种事物或事件时,可以是有客观根据的,但也可以是没有的。估测的结果可能符合事实也可能不符合,还可能是根本无法证实的。例如:

[1]一个人在世界上可能做一千件事,现在因为受伤,也许只能做九百件,但只要把这九百件做好,做完美,会比做一千件事更好。(《报刊精选》1994)

例[1]中,说话人根据“受伤”的情况,推测“只能做九百件事情”。这一判断虽然并不肯定,但是是有前提和根据的。

4) 参见廖秋忠 1989.

5) 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2]将来我有女儿，也许她嫁老外。（王朔《浮出海面》）

例[2]中，说话人对“将来女儿嫁老外”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想象，符合不符合客观事实在根本无法确定。

而“不确定的态度”则指的是说话人对自己的判断信心不足。⁶⁾何谓“不确定”？刘爱伦（2002：248）主编的《思维心理学》一书指出至少存在以下六种不确定：

- (1) 行为-结果之间的不确定。
- (2) 如何来整合先验的信息，以确定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信息加工的不确定性）。
- (3) 结果价值评价的不确定性，按什么原则对各种标准进行组合，以取得一个整体的评价。
- (4) 程序的不确定，对决策的手段、方法的不确定性。
- (5) 对于在未来某一状态，自己（决策者）会如何感受或希望如何行动的不确定性。
- (6) 自己对事件变化的控制的不确定性。

通过对语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当语境符合以上的六种情况时，说话者会选择使用委婉情态。语言交际的目的在于描述说话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调节人际关系。客观世界是无限的，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却是有限的，所以当我们由于自己的理解不足或者对自己的推理能力感到怀疑时，我们就会使用委婉情态。因此，委婉情态语气副词是指表示说话人对命题主观估测和不确定态度的一部分语气副词，包括：莫非、难怪、大概、大约、恐怕、多半、或、或者、也许、或许、兴许、恐、怕、敢、敢是、恐、好像、仿佛、似乎、恍、若、像、似、依稀、未必、未免、未尝、未始、不免、难免、不妨。⁷⁾（为使行文简洁，下文必要时以w代称“表示委婉情态的语气副词”。）

6) 有时人们出于交际的需要，在对命题持肯定态度的情况下也会使用委婉情态。

7) 副词“也”有时可以表示委婉语气，例如：写了几次，总也写不好。（吕叔相《现代汉语八百词》），但我们认为这种用法是其表示类同的本义的引申，故与本文对“表示委婉情态的语气副词”的定义不相符合，所以在此暂不做探讨。

3. 委婉情态语气副词的次类

由于w表示的是说话人的主观态度，语义空灵，不易把握，因此，我们选择了不确定度作为对其进行再分类的标准。

1) 测问性

测问性w包括莫非、难怪，表达了对命题的高度不确定态度。例如：

[3]已经这么晚了他还^w不回来，莫非出事了不成？（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

[4]我又毛了，我确是买的二等，难道上错了车？（老舍《马裤先生》）

2) 推测性

推测性w包括大概、大约、恐怕、多半、或、或者、也许、或许、兴许、恐、怕、敢、敢是、恐，表达了对命题的中高度不确定态度。例如：

[5]这道题^w大概不错，你再问问老师。（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

[6]你别不乐意，等我酒醒了，恐怕我也看不上你了！（王小波《歌仙》）

[7]今年倒春寒，三月份^w也许更冷。（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

3) 判断性

判断性w包括好像、仿佛、似乎、恍、若、像、似、依稀，表现了说话人对命题的中低度不确定态度。与推测性w相比，主要表示了主观的近似判断。例如：

[8]好像也懂得很多，不致于也有个水香告诉你该怎么做吧？（方方《桃花灿烂》）

[9]刹那间，我^w似乎突然明白了黄毛希拉那些毒言恶语的含义，也明白了几天来索米娅古怪的神情和敌意的目光。（张承志《黑骏马》）

[10]金枝的眼神里露出疑惑的光，仿佛直到这时候她才^w发现，王喜的烦躁，原来和她有关。（陈建功、赵大年《皇城根》）

4) 评议性

评议性w包括未必、未免、未尝、未始、不免、难免、不妨。这一类w表示说话人对命题的低度不确定态度，主要用于表示评论和建议。例如：

[11]可是，我死了，未必有个棺材，只求在没断气的时候，多拉拉女儿你的手吧！（老舍《残雾》）

[12]我建议你不妨对他热情点儿，人都是靠希望活着的嘛——哪怕这希望靠不住。（王朔《痴人》）

[13]大家都为你着想，你苦了这么久，嫂子未免管得太厉害了。（池莉《太阳出世》）

认知心理学认为人们认识事物是一个从未知到已知，从不确定到确定的过程。据此，我们认为“测问—推测—判断—评议”构成了一个连续统（continuum）⁸⁾，反映了人们认识事物的规律，体现了语言的“象似性”⁹⁾特点。

4. 句法特征考察

1) 句法分布

张谊生（2000：47）认为评注性副词的句法分布具有述谓性的特征。“述谓性”是指一个语言成分能够表明说话人的一个具体意图。具体地说：表明一个态度、提出一个要求或者提出一个疑问。w表达的是说话人对命题的主观判断和态度，而且很多w

8) 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理论认为：范畴不能用一组充分必要特征来下定义，其内部成员的隶属程度是不同的。有的成员在特征上具有较多的相似性，是范畴中的典型成员，而有的成员在特征上具有较少的相似性，是范畴中的非典型成员。那么，范畴和范畴之间的边界也是不清晰的，存在模糊地带。我们认为w的四个次类可以看做四个原型范畴，所以范畴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一个连续的关系。

9) 认知语言学认为：语法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神经网络结构的模型，即具有“象似（iconicity）性”。这种“象似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成分象似”，即语言结构的单位实际上跟概念结构一一对应；还有一个是“关系象似”，即语言结构中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关系跟概念结构的关系一一对应。参见陆俭明、沈阳（2004：345）。

的后面都可以有语音停顿，在书面上表示为逗号等，可见具有述谓性的特点。例如：

[14]大概，他脑子又在想大事了。（朱仲丽《朱仲丽教毛主席跳舞》）

[15]似乎，在人生里，所有的悲痛都很长久，所有的欢乐都很短暂。（琼瑶《青河边草》）

例[14]中包含了两层表述，低层是“他脑子又在想大事”，而高层是“他脑子又在想大事是大概的”。同理，例[15]中也包含了两层表述，底层是“所有的悲痛都很长久，所有的欢乐都很短暂”，高层是“所有的悲痛都很长久，所有的欢乐都很短暂是似乎的。”

我们发现w的句法分布可以分为四个位置：独用、句中、句首和句末。

(1) 独用

这里的独用是指w单独成句或独立作谓语的情况。陆俭明（1982：175）认为副词的独用是汉语句法的一种易位现象，是“口语里句法成分大量省略的一种产物。”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可以独用的w包括：大概、大约、也许、或许、兴许、未必、不免、难免、不妨等。独用可以具体分为两种情况：

单个w本身的独用。例如：

[16]苗大侠虽说是打遍天下无敌手，可是要说能一剑杀了胡相公，却也未必。

（金庸《雪山飞狐》）

[17]思想上的混乱，看来有时贤者亦不免。（《报刊精选》1994年）

[18]人生于世，犯错误常常难免。（《读书》2001年）

w加上语气词独用。例如：

[19]“那撞一下呢？”张燕生问，“不打光撞。”“大概吧。”（王朔《看上去很美》）

[20]男人似乎怔了怔，没有答话。过了一会儿，才慢慢地说：“也许吧。”（田

晓菲《哈得逊河上的落日》）

[21]曹干事倒被处长老方这句原本并无意思的话刺得心底一痛，旋即高深莫测地

笑笑：未必吧……（何继青《一段行程(下)》）

可见，可以独用的w大致是推测性和评议性两类中的双音节词，但其独用的环境和原因却有所不同：第一，可以独用的推测性w往往用在口语环境中，用来提问或回答。所以我们认为这应该属于陆先生所谓的“句法成分省略的一种产物”；第二，可以独用的评议性w则往往用在书面语环境中。我们认为这是语法化程度仍较低的表现。语法化通常是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沈家煊，1994）语气副词基本上都是由实词或意义更具体一些的虚词虚化而来，但其内部成员的虚化程度却并不一致。我们认为评议性w所以虽然已经成为语气副词，但仍然保留了独立作谓语的功能。

(2) 用于句中

一般来说，所有的w都可以用在主语后或动词形容词之前，所以这里涉及到多层次语的语序问题。对此，很多学者都有详尽论述。例如，张谊生（2000:217）详细分析了各类副词的相邻级位的常规顺序，其中评注性副词用在最外围的位置。那么语气副词内部的连用是否也存在规律呢？我们考察了w与其他语气副词的连用情况，发现表示强调态、意外态、契合态、意愿态、将就态的语气副词¹⁰⁾可以与w连用。例如：

[22]反传统的潮流，其成就和功绩也不是可以一笔抹煞的，它们的作品也未必绝对不可解。（《读书》2001年）（与强调态连用）

[23]可是今天晚上他居然好像又变成了个孩子，像孩子那么听话，而且像孩子那么兴奋。（古龙《圆月弯刀》）（与意外态连用）

[24]他的脸转了过去，他的目光大概刚好贴着窗台望出去。（余华《夏季台风》）（与契合态连用）

[25]他似乎宁愿将自己淹死在酒里。（古龙《小李飞刀》）（与意愿态连用）

10) “强调态语气副词”表示说话人对相关命题的高度重视和坚定的态度，包括“切”、“的”、“简直”、“硬是”等；“意外态语气副词”表示一种主观意愿同客观事实相反的，出乎意料的情态，包括“竟”、“偏”、“居然”等；“契合态语气副词”所指的是某种情况的发生恰到好处，包括“正”、“恰”、“偏巧”、“刚好”等；“意愿态语气副词”表示比较之后有所选择的意向性情态，包括“宁”、“非”、“宁愿”、“偏偏”等；“将就态语气副词”表示由于某种原因或条件的限制，致使主观意愿不能完全实现而形成的遗憾的情态，包括“就”、“只”、“只得”、“只有”等。参见张谊生（2000：58）。

[26]这个朝字似乎只好省去。(俞平伯《戒坛琐记》(与将就态连用))

可见,除了表示意外态的语气副词用在w之前,其他各类语气副词都用在w之后。上文已经提到,语法结构与人类认知规律存在对应的关系,w表示了说话人不确定的态度,所以一般放在其他语气副词之前。但是为什么意外态语气副词又往往位于w之前呢?从单个的句子看很难得到说明,但是如果我们将句子放回篇章中,答案便明显了。表示意外态的语气副词所指明的信息正好与说话人的预期相反,从而构成转折,使这一类语气副词具有很强的篇章连接功能,因此往往处于多层状语的最外层。

(3) 用于句首

可以用于主语前的w包括:莫非、难道、大概、大约、恐怕、也许、或许、兴许、好像、仿佛、似乎。例如:

[27]春节之后怎么干,大概这些企业的首领们心里最急。(《人民日报》1994年)

[28]好像我已经和马五江有什么不光彩的事儿,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杨沫《我一生中的三个爱人》)

[29]也许人们并不知道,在椭圆艺术里有如此造诣的年轻人竟是一位残疾人。

(《人民日报》1993年)

虽然所有的w都是命题之外的部分,是说话人对命题的主观判断和态度。但是分布的位置不同,其信息表达的效果也就不同。从信息表达的角度来看,位于句首的w的语义基点在句外,所以整个句子都是新信息,也就是注意的焦点。与之相反,不能用于句首的w以句中话题为语义基点,只有述题部分才是新信息。

(4) 用于句末

w用在句末的情况是一种口语中的易位现象。杨德峰(2001)认为,易位句的产生是语用的“真实原则”在发挥作用。因为该原则要求说话人要说真话,不说假话和无根据的话。所以说说话人在表达了命题的核心意义之后,又觉得可能会引起听话人的误解,所以又立即在后面追加上来省略掉的部分。能够用在句末的w包括:大概、大

约、恐怕、也许、不妨等。例如：

[30]一百二的薪水也保不住，大概！（老舍《老舍短篇》）

[31]海洋上的风，也许。（《读者》（合订本））

[32]看一看，不妨。（杨德峰《也论副词作状语的易位现象》）

由此可见，由于w表示的是说话人对于句子基本命题的主观态度，属于句子基本命题之外的情态部分，所以它与谓语动词相对疏远，所以可以远离谓语动词，甚至位于句首或句末。相对于在句首和句中的位置，w用在句末是有标记的语言现象。这是由于说话人对命题具有不确定的态度，所以在命题核心内容后进行了补充。除了“真实原则”，这里“礼貌原则”¹¹⁾也在发挥作用，即有助于听话人对命题的接受。

2) 各小类w适用的句类

句类是以语气为依据对句子所作的分类。一般认为现代汉语中存在四个句类：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其中对于疑问句，吕叔湘（1958：285）中指出疑问语气是个总名，“疑”和“问”的范围不完全一致：第一，有传疑而不发问的句子，是测度句；第二，有不疑而故问的句子，是反诘句；第三，有既疑且问，是询问句。这三类统称为疑问句。而邵敬敏（2003：547）则认为“信与疑，是两种互为消长的因素，信增一分，疑就减一分；反之，疑增一分，信就减一分”，他还进一步按照疑问程度将疑问句分为五级：

- (1) 强疑问句：特指问【信0 疑1】
- (2) 高疑问句：“吗”字是非问【信1/4 疑3/4】
- (3) 中疑问句：正反问、选择问【信1/2 疑1/2】
- (4) 低疑问句：“吧”字是非问【信3/4 疑1/4】

11) 利奇提出了六条“礼貌原则”：具体原则、宽宏原则、赞誉原则、谦虚原则、一致原则和同情原则。他同时指出：“礼貌关注的重点是他人而不是自己，消极的礼貌（避免不一致）比积极的礼貌（寻求一致）更为重要。”参见索振羽(2000:89)。我们认为说话人在句末追加w，是旨在发表自己意见的同时，使对话双方可能出现的分歧减至最小限度，即符合“礼貌原则”中的“一致原则”。

(5) 反诘句: 【疑0】

同时,邵先生还指出句中的某些副词,助动词以及上下文语境对疑问程度都会有所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有一定限制的,即不可能超越某一界限,否则就要变成另外的疑问句类型。因此,w只能在疑问句类型的框架之内发生作用。

(1) 测问性w适用的句类

表示委婉情态的“莫非”和“难道”都只出现在疑问句中。例如:

[33]莫非你就无动于衷吗? (冯苓植《雪驹》)

[34]莫非这事也验证了“墙内开花墙外香”的古训? (《中国农民调查》)

[35]难道她这么晚还没有睡觉,还是这么早就起来了? (《罗密欧与朱丽叶》)

[36]你莫非是闹着失恋的一类事吧? (沈从文《小草与浮萍》)

根据邵敬敏对疑问句的分类,我们在北大语料库中对老舍和王朔两位作家的作品做了穷尽性搜索(如果没有特别说明,下文统计方式相同):

	莫非		难道		合计
	老舍	王朔	老舍	王朔	
高疑问句	12	0	14	2	28(33%)
中疑问句	1	0	0	0	1(1%)
低疑问句(包括带“吧”和不带“吧”的是非问句)	21	10	15	9	55(64%)
兼表感叹语气	0	1	1	0	2(2%)
合计	34	11	30	11	86

可见:第一,“莫非”和“难道”所在的疑问句大多是表示揣测的低疑问句。第二,这一类w还可以兼表感叹语气,即带有感叹的语气,甚至主要表示感叹的语气,句末有感叹号。这类疑问句的疑问程度介于低疑问句和反诘中间。例如:

[37]松山,难道你注定要给第七十一军带来灭顶之灾?! (邓贤《大国之魂》)

例[37]中,与其说是表示揣测,不如说是为了抒发强烈的悲愤感情。可见如果推

测的内容不具有客观现实性推测，疑问程度就会降低，而感叹语气就会产生。

(2) 推测性w适用的句类

推测性w适用的句类较广，包括疑问句、陈述句和感叹句。例如：

[38]恐怕是瞧不起一般的姑娘吧？（池莉《来来往往》）

[39]大概他们声音都略略嚷得有点嘶哑，虽然时时为别人扯到馆子里去润喉。
（沈从文《市集》）

[40]你抛得下走了，大约也不再恋着什么！（庐隐《雷锋塔下》）

我们选择了“大概、恐怕、也许”作为推测性w的代表：

	大概		恐怕		也许		合计
	王朔	老舍	王朔	老舍	王朔	老舍	
疑问句	4	62	0	22	6	60	154 (7%)
陈述句	156	660	45	173	162	620	1816(85%)
感叹句	0	34	0	40	0	97	171 (8%)
合计	160	756	45	235	168	777	2141

可见：第一，推测性w最常出现的句类是陈述句，其次是感叹句和疑问句。第二，疑问句几乎都是表示轻度疑问的是非问句，只有“也许”有两例用在高疑问句中的例子：

[41]我应当先去看他，那不更显着亲切，他也许就更容易说出心腹话吗？（老舍《全家福》）

[42]就是先在咱们的地球上转吧，不是也许先送到爱尔兰，也许先送到墨西哥吗？（老舍《小坡的生日》）

第三，与老舍的作品相比，王朔作品中这类w在疑问句中的用例明显减少，其中甚至没有发现“大概”在疑问句和陈述句中的用例。这似乎可以说明从历来来看，推测性w的肯定性正在增强。

(3) 判断性w适用的句类。

判断性w可以用在疑问句、陈述句和感叹句中。例如:

[43]看见丈夫抱着个孩子,她好像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只能极力控制住感情,怔怔地站着,承受着。(陈建功 赵大年《皇城根》)

[44]你似乎在担心些什么?(梁凤仪《金融大风暴》)

[45]就在狼群逼近那一瞬间,雪驹也似乎不再等待了!(冯苓植《雪驹》)

	好像		似乎		仿佛		合计
	老舍	王朔	老舍	王朔	老舍	王朔	
疑问句	0	4	7	0	7	0	18 (1%)
感叹句	1	0	25	0	41	0	67 (4%)
陈述句	27	125	1124	248	249	20	1793 (95%)
合计	28	129	1156	248	297	20	1878

可见:第一,与前两类w相比,判断性w用于疑问句的比重明显降低。第二,所在的疑问句都是低度疑问句。在北大语料库(网络版)中,我们没有发现判断性w用于其他程度疑问句的例子。齐春红(2006)在《现代汉语语气副词研究》中认为句子“‘人间别久不成悲’,难道已经浑然好像没有这么一回事了吗?”(梁遇春《毋忘草》)是反诘问,于是认为“好像”还可以用于反诘句中。但我们根据上下文认为这应该是一个揣测问句,而且运用了设问的修辞方法,将其还原到篇章当中:“‘人间别久不成悲’,难道已经浑然好像没有这么一回事了吗?不,绝不!初别的时候心里总难免万千心绪起伏着,就构成一个光怪陆离的悲哀。当一个人的悲哀变成灰色时,他整个人溶在悲哀里面去了,惆怅的情绪既为他日常心境,他当然不会再有什么悲从中来了。”

(4) 评议性w适用的句类。

评议性w可以用在疑问句、感叹句和陈述句中,常常用来表示建议的“不妨”还可以用在祈使句中。例如:

[46]这三人全是学理工科的出身,大学毕业后就没有离开过校园,难免书生气十

足。(方方《吃饭》)

[47]一曲五千，是不是未免太多了一点？(古龙《陆小凤传奇》)

[48]为了坚信这一点，你不妨试一试。(《读者》(合订本))

我们选择了“未必、未免、不妨”进行了统计：

	未必		未免		不妨		合计
	老舍	王朔	老舍	王朔	老舍	王朔	
问句	1	0	4	0	0	0	5 (2%)
祈使	0	0	0	0	15	7	22 (10%)
感叹	7	1	0	0	0	0	8 (4%)
陈述	79	17	74	5	4	10	189 (84%)
合计	87	18	78	5	19	17	224

可见：第一，这一类w在疑问句中的用例非常少。例如：

[49]以二位能闹风潮的资格去求作官，未免有点不合适吧？(老舍《赵子曰》)

[50]营长未必上阵地吧？(老舍《无名高地有了名》)

在上面的两个句子中，“疑”已经很少或几乎没有，说话人都已经有了比较确定的结论，但为了使听话人容易接受而使用了委婉情态。第二，“不妨”常常用在祈使句中，用来使所提出的建议或发布的命令显得委婉，从而使听话人易于接受。如果是用在陈述句中，多与第一人称连用，也可以理解为对自己行为的一种委婉建议。例如：

[51]邀请外国教练，召外籍球员，到国外训练，这都不妨一试，也都不失为一种措施。(《人民日报》1994年)

[52]这里，我不妨作点自我暴露：当他征询我对某些前人著作的出版意见时，我曾狠狠地给他泼过一阵冷水。(《读书》2001年)

例[51]、[52]的不确定性都很低，例[51]中的“不妨”主要是为了表示一种委婉的建议，例[52]中的“不妨”则表示发表自己意见时的礼貌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作是对自己的委婉建议。

3) 与能愿动词的共现

能愿动词又叫情态动词或助动词。马庆株(2004: 59)曾指出能愿动词是“说明人们对事物的态度, 即说话人对所说内容的真值承担何种责任和承担责任的程度。”可见能愿副词与语气副词在表义上具有相容性, 从而常常搭配使用。齐沪扬(2002: 236)认为能愿动词可以分为表示可能的和表示意愿的两大类:

表示可能的: 可能、会、可、可以、能、能够

表示意愿的: 愿意、愿、情愿、想、要、想要、要想、肯、敢(表示愿望);
得、应、应该、应当、该(表示必要)

我们对一些常见的能愿动词与w的同现进行了考察。下文所指的同现都是指两个词出现在同一小句中, 位于同一句子层次上。

(1) 测问性w与能愿动词的同现

"莫非"和"难道"与能愿动词同现的情况较少, 只能与"会、能、要"等少量能愿动词同现。例如:

[53]莫非牛教授要作汉奸? (老舍《四世同堂》)

[54]难道第四天还会跌? (《股市宝典》)

(2) 推测性w与能愿动词的同现

推测性w可以与各类能愿动词同现:

[55]她大概也不会没告诉您吧? (陈建功 赵大年《皇城根》)

[56]碰上身体状况处于最佳状态, 他兴许会蹭到街上站站, 然后给京京带回一点零食。(刘心武《公共汽车咏叹调》)

[57]牛神祭祀, 据记载, 始自秦立怒特祠, 实际上恐怕要远在此时以前。(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三)》)

(3) 判断性w与能愿动词的同现

判断性w可以与各类能愿动词同现。例如：

[58]对台湾的人来说，只要谈到历史上的英雄，郑成功可是具有和岳飞同等的地位的，好像无论如何都一定会谈到这位国姓爷。（《中国武将列传》）

[59]但邓烈是他的朋友，他可以拒绝，现在这人却仿佛存心要将他立毙掌下，凌厉的掌力，已将他所有退路全都封死。（古龙《小李飞刀》）

[60]现在您刚到这儿，似乎也应该宽容些，才合大家心意。（《中华上下五千年》）

(4) 评议性w与能愿动词的同现

评议性w与能愿动词同现的情况也比较少，只能与“会、能、要、愿意、应该”等少量能愿动词同现。例如：

[61]恐怕未必是他愿意抱着，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抱了一儿一女。（刘心武《秦可卿抱养之谜》）

[62]如果我们在谈论生存机器的行为时反复提到基因，那未免会使人感到厌烦，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自私的基因》）

[63]顾志达们在对世俗作有力的冲击的同时不妨应该也懂得这一点。（《读书》2001年）

	表示可能的能愿动词	表示意愿的能愿动词		合计
		表示愿望	表示必要	
莫非	1	4	0	15
难道	2	5	0	7
大概	120	26	25	171
恐怕	40	8	14	62
也许	128	11	22	161
好像	1	38	53	92
仿佛	5	31	74	110
似乎	0	10	51	61
未必	15	4	0	19

未免	0	0	0	0
不妨	0	0	0	0
合计	312 (45%)	137 (20%)	239 (35%)	688

可见：第一，w常常与表示可能的能愿动词同现。这是因为二者的基本语义功能都是说话人对命题的估测和不确定态度。正是语义上的这种相似性使它们很容易结合使用。第二，w在与表示意愿的能愿动词同现时，与其中表示必要的次类同现的几率相对较高。表面上看，表示必要和w的语义相冲突，但在实际交际中，人们往往会遵守“礼貌原则”，从而更倾向于利用w来缓和强烈的必要语气，从而使听话人更容易接受。

5. 小结

刘珣(2000: 362)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原则”中指出：“利用词的聚合和组合关系在系统中学习词。”传统的词汇的聚合关系包括同义关系、反义关系、上下关系、同音关系等等。这样的一些关系在实词的教学中的作用比较明显，但似乎并不适合虚词的教学。同时由于虚词往往个性大于共性，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对虚词的引入多是零散的。我们认为虽然每个虚词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和用法，但如果能在不同之中发现相同，从而建立一个类，对留学生的学习是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引入了表示委婉情态的语气副词这一聚合类概念，从而沟通了这些虚词的表义功能。同时，对同一聚合关系中的成员进行语义的细致区分是词语教学的重点。因此，我们以不确定度为基础，对各次类w的语义细微差别作出了说明。以此为基础，我们找到了四个次类不同的句法特征，由此沟通了语义和句法。将语义的区别落实到句法特征可以为留学生在交际中正确使用委婉情态提供参考。

《參考文獻》

-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
- 陆俭明、马真：《现代虚词散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 刘爱伦《思维心理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 刘珣，《对外汉语教育学引论》，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0.
- 马庆株，《汉语动词和动词性结构一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 齐沪扬，《语气词与语气系统》，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齐沪扬、张宜生、陈昌来合编《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综述》，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沈家煊，“语法化”研究综述，《外语教学与研究》.
- 张宜生，《现代汉语副词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
- 廖秋忠，《〈语气与情态〉评介》，载《国外语言学》1989年 第4期
- Bybee: Joan&Fleischman·Suzanne(ed.), <Modal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John·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 转引自齐春红《现代汉语语气副词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alit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term of Modal Adverbs Denoting Euphemism, which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four sub-types on the standard of uncertainty. Furthermore, the paper figures out the different syntactic features of the said four sub-types. The combination of semantics and syntax will shed some lights o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o speakers of other languages.

Keywords : Euphemism; modal adverbs; syntax; teaching Chinese as the second language

이 논문은 2009년 10월 29일에 접수되어 2009년 12월 04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09년 12월 15일 편집회의에서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